

跋

近見有所謂太原傅科者有男科兒科之名爲石耀卿刻於光緒己卯前有康衢王道平一序云同治癸亥有邦定羅公持以相贈問所從來則曰是平定州孫毓芝所傳藏之笥中四十餘年矣因子好女科特爲相示其時有羅正南王書銘安敦友亦善此書遂各捐貲刻之因梓人索序爰述其稿之所由來板之所由成以待能文之士棄此而重爲之序云云時在同治二年十二月耀卿太原人名麗權余謂傅徵君所傳醫書只有女科安有所謂男科兒科者玩羅公所言因子好女科特爲相示二語明是投其所好使人謂女科外又有

男科兒科其書一出購者必多因與坊友議刻之以圖利所以有梓人索序之事否則索序者何以獨在梓人哉於無意中露出破綻老於世故者一抉其弊弊無不顯也總之男科兒科之名亦猶夫前漢舊唐書之因後而始有前因新而後有舊云爾彼羅王安三人者各有所爲乃因梓人索序而敗亦其所不料者

光緒十年甲申春月懋修書於邸寓之雙娛堂

重

訃

戴

爪

山

廣

溫

熨

論

四

齊

方

一

齊

袁勵準署



重訂戴北山廣溫熱論序

北山此書以溫熱與傷寒辨條分縷晰逐病疏明傷寒之治不混於溫熱溫熱之治不混於傷寒誠於秦越人四曰熱病五曰溫病之異於二曰傷寒者分疆畫界不得飛越一步矣然其書明是溫熱而其書名則曰廣瘟疫推其命名之意固本於吳又可瘟疫論而欲有以廣之故篇中或稱疫癘或稱時疫或單稱疫一若自忘其爲論溫熱者是傷寒之與溫熱北山能辨之而溫熱之與瘟疫北山亦混之矣余始不解其故久之而始恍然悟曰吳氏書名瘟疫而不自知其所論但爲溫疫戴氏專論溫熱而不自知其書之不可以名瘟疫更

合兩家觀之在吳氏自論疫中之溫而仍不免糾纏不疫之溫在戴氏則專論不疫之溫恐人於陽明溫熱之病誤用太陽風寒之法特於書成時未加檢點仍沿俗說以瘟疫之名名溫熱之病只與刪去論中屍氣腐氣等語及後幅大青龍一方此外則絕無羈入瘟疫之處亦無夾雜傷寒之處余愛其論之精而惜其名之誤乃於凡所稱時行疫癘者悉改之曰溫邪其開首云世之治傷寒者每誤以溫熱治之治溫熱者又誤以傷寒治之四語則余所綴也有此一提而所以作書之意乃先於卷端揭清卽爲之改題曰溫熱論則此書實足爲溫熱病正法眼藏矣元和陸懋修

序

六淫之氣中人爲病風寒尤甚蓋風者善行數變其勢猛急
寒者收引其氣堅凝故其病人也不假少貸而爲患至速各
家醫書均首列中風傷寒二門以示後學習是業者咸致力
於風寒以求諸病擴而充之觸類引伸固無所不該若執而
守之亦不免刻舟求劍而所遺實夥雖長沙有論後學註釋
繁多究使指歸不定以致溼溫時疫漏而不講迨吳又可瘟
疫論出稍使人知疫與傷寒同途異歸不可拘傷寒法而治
疫然其辨悉猶不若廣瘟疫論之提綱挈領曉暢明白能使
不習醫者洞然領略也予於庚寅偶得此書故友王村舟言

是書乃金陵前輩麟郊戴公存存書屋之稿本近爲儀徵鄭氏所刻發坊未久板已散失坊間竟無覓處予每惜之庚子遷居北城得識國子學正戴敬咸先生乃知麟郊公乃先生之祖因叩及是書藏本與予所得者相校讐一字無訛雖鄭氏前刻未將存存書屋之來由道出情似掠美然非其剗剗流傳則予亦不得覩見而無由與敬翁先生探其本原也因聳愿梓行以繼前徽壬寅冬正在付梓尙未蕝工而敬翁先生忽嬰疾逝今其嗣君踵成其事囑予紀其本末予亦不敢以固陋辭謹序於後以敘麀郊公之作美於前而得其賢嗣繼美於後庶此不刊之書得以永垂天壤救濟生靈實可上

美長沙之功而庇醫林後學於不淺矣

乾隆四十八年歲次昭陽單閼氏皋月會稽沈懋發撰

序

張仲景傷寒論不祇爲傷寒一證而用也經絡腑臟表裏洞然善讀者誠擴而充之運用不窮故爲醫門聖書獨瘟疫一證治法又別其始末疑似之交非更有善本剖析精詳終不免毫釐千里之誤此洞庭吳氏之書所以紹仲景而獨闢其奧也況瘟疫病多眞傷寒病少其於濟世尤急舊稱長沙於傷寒論外兼有治疫之書而世遠失傳洵可惜也余弱冠習舉子業兼從田淑姜先生讀軒岐靈素諸書於吳氏瘟疫論頗曾究心嗣稽山家叔授以存存書屋廣瘟疫論鈔本知爲鄉先輩麟郊戴公所著命篇分類亦從吳氏書折衷而出內

增辨證八兼證五夾證十條分縷析尤爲壽世良法數年來
每於風雨雞鳴講明切究及臨證時覺有得心應手之妙益
信是書之爲功大也辛丑冬晤贈公文孫未堂先生幸得出
其藏本刊板行世庶可公諸海內用垂不朽並囑余誌其端
末爰敬跋數言以附卷後

乾隆四十七年歲次壬寅冬十月旣望江甯後學程家珏葵
百氏

自序

瘟疫一證歷代名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龍湯陽旦湯越婢湯黃芩湯麻黃升麻湯諸條列瘟疫之見證爲汗法下法和法雙解法輕重深淺纖毫備具特散見於諸經條中而未嘗直指其名爲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書爲傷寒立論而互爲區別之書非專論瘟疫之書且上古文辭簡易詳於辨證而不詳於立名欲人從證上細辨則不必於名上區別而自無混治之失嗣是而後河間有宣明五氣論則論瘟疫較詳立法更備如桂苓甘露飲黃連解毒湯三已效方涼膈散人參石膏湯雙解散諸方皆是而亦未正其名易老東垣大

羌活湯立方更備而亦無專書亦無特名至吳又可先生貫串古今融以心得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闢鴻蒙揭日月於中天矣顧其書具在而時賢有未見而不用其法或雖見而不能信者無怪矣有口誦其書嘖嘖稱道而對證書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則曰此時證也而手則仍用傷寒之方拘傷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辨證之法耳愚目擊心傷不揣固陋而取吳子之原本或註釋或增訂或刪改意在辨瘟疫之體異於傷寒而尤慎辨於見證之始開卷先列辨氣辨色辨舌辨神辨脈五條使閱者一見瞭然則吳子之書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橫天者

少生全者多誠斯世斯民之幸也上元戴天章磨郊甫識於
存存書屋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夏五月望日

孫男嗣琦謹書

此書明辨溫熱與傷寒病反治異朗若列眉實足爲度世金
鍼然溫熱之與瘟疫則仍混同無別而其誤亦甚大也因爲
之改正其文命兒子潤庠手錄之而於書中疫字未及一一
更改意殊未愜因再命施生起鵬用粉筆塗之以歸畫一至
各家原序及所自爲序則姑仍其舊名以存其本來面目蓋
必先將吳又可瘟疫論改作溫疫論再將戴天章之廣瘟疫
論改爲溫熱論以清兩君作書之旨而稱名始各當耳夫傷
寒有寒證有熱證溫熱則純是熱證絕無寒證至瘟疫則有
溫疫亦有寒疫正與溫熱病純熱無寒相反而治法卽大不
相同嗟乎以著書之人尙不自知其誤而況涉獵者之印目

上元縣志

戴天章字麀郊邑庠生少師林青雷習舉子業好學強記
所讀經史能通部逆背如瓶瀉水壯爲文干祿不足爲所
求有用之學自天官地理算數射弋以及書畫琴碁之類
無不探微極要尤精醫理博覽深思活人無算謝之金揮
不受四方淹雅名流至必下榻請教友朋中或來就食更
贈餘資歸而舉火課諸子督以勤苦力學晚號北山學者
稱北山先生長子瀚字巨川雍正元年癸卯一甲第二人
恭逢

覃恩